

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

——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

Kinglv Tiyan Yu Wenhua Xiangxiang

李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

——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

■ 李岚 著
Xinglv Tiyan Yu Wenhua Xiangxi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 /
李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5161-2467-3

I. ①行… II. ①李… III. ①游记—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I20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0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邢耀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1)
第一节 游记视角的提出	(1)
一 研究意义	(1)
二 游记概念界定	(5)
三 研究现状	(10)
第二节 导入游记视角的关键词	(18)
一 行旅体验的现代转型	(19)
二 复合空间的文化想象	(24)
三 行旅体验、文化想象与游记及中国现代文学	(32)
第一章 晚清至“五四”前后：游记作用的发生时段	(39)
第一节 游记作用的社会语境	(41)
一 晚清游记的时代特殊性	(41)
二 1912年以后的游记背景	(49)
第二节 游记作用的观念背景	(60)
一 乡土性	(61)
二 世界观	(64)
三 “天下”景观与“世界”景观	(69)
第二章 游记与社会观念的变革	(73)
第一节 游记与游记里的世界和民族	(74)
一 晚清游记里的世界文化和民族观念	(76)
二 晚清游记里的现代社会：体验与反思	(89)
三 1912年以后游记里的世界和民族	(92)
第二节 游记作用的渠道	(99)

一	套话变化的意义：从道器价值说起	(100)
二	异域想象与“自我”真相	(104)
第三章	游记与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形成	(114)
第一节	行旅者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机制	(115)
一	惯习的改变	(116)
二	精神的转化	(120)
第二节	行旅体验与现代文学作者	(125)
一	行旅、游记与现代文学作者的成长	(125)
二	行旅文化身份和跨文化传播	(130)
三	行旅文化群落与现代知识分子	(138)
第四章	游记与现代文体的形成	(146)
第一节	游记与现代散文	(147)
一	“新文体”与晚清散文文体变革	(148)
二	“大叙述”游记与多层语体流变	(156)
三	新文体发生与游记的走向	(166)
四	《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语体与文体	(175)
五	游记与报告文学的界限	(180)
第二节	游记与现代小说	(184)
一	游记体小说：游记对叙事的影响	(185)
二	游记体小说的行旅隐喻	(193)
结语	(199)
参考文献	(202)

引 论

第一节 游记视角的提出

一 研究意义

游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游记介于文学和地理学之间，发端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宋代是游记创作的高潮时期，出现了日记、笔记等不同的游记写作体裁，到了晚清，游记写作空前繁盛。但是“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①。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沈从文在这段话里提及的正是“五四”以后的游记状况。其实游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至今并无变化，它在古代目录中游记专著基本属于史部书，大部分编在别史、传记、地理类目，不算“文章正宗”，属于“杂著小品”，到现在它还被看作是散文的小类，而且写作的“门槛”很低，常是学生习作的体裁。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游记真的渺小如斯吗？其实自晚清起，游记就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梁启超在1904年所著《夏威夷游记》就堪称文体转型和新文学发生的重要文献，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概念，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又提出了“文界革命”；而且在专门的散文研究里，游记从来都不是若有若无的，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很关键的地方，《中国现代散文史》就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中

^① 沈从文：《谈“写游记”》，《旅行家》1957年7月号。

的记叙类抒情部类，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①但在目前的研究视阈中，游记对现代文学的意义基本就是作为文献资料和作家散文创作的一部分，并且点到为止，没有深究其所以然，“游记”的出现只是为其他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与研究的凋敝相反的是游记创作的蓬勃发展。如清末王锡祺辑录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②收录清代地理著作1420种，其中游记有600多篇；据贾鸿雁的《中国游记文献研究》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游记集共608种，其中民国时期创作游记集和编选游记集570种，包括国内游记和游记集333种，域外226种，余者兼收中外。这些数据并不完备，大量发表在报刊上的游记和未入专集出版的游记都不在其列。《新青年》创刊后专门开辟了刊登游记的《世界说苑》栏目，《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京报》等报纸副刊也发表过大量游记，更有中国旅行社专办的《旅行杂志》，每期大批刊登国内外游记。这些足以说明晚清至现代的游记创作的繁盛。

如此丰富的游记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文学史上散文章节的“后缀”，也不只是因其有开阔眼界、促进交流、传递新事物的功能，便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因为用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连缀现象，其实并没有抓住晚清以来游记的特殊性质。中国的游记由来已久，而晚清及以后的游记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作用，游记自身的现代裂变不可忽视，这是将其与古典游记相区别的关键。有人曾经对古今游记做过比较：

前人的游记，多归入“杂记类”中，就它的文体和题材看，原是记叙文中描写自然环境的一种；拿绘画来譬喻，这好像“野外写生”那一种作品。但是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或到一

^①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② 清末王锡祺编录的地理丛书，收录了大量清代游记。光绪六年辑印《小方壶斋丛钞》六卷，有清代地理书53种，除第一卷外，其余各卷都有游记。1877年至1897年又收入地理著作1420种，编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此处参考版本为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个陌生地方去，所感到惊奇的，喜悦的，未必只是那地方的景致，人物、风土、各种社会环境，比起山光水色有时会给我们更新鲜的印象，更深刻的刺激，于是我们运用这些材料写成游记，便成为各地各式的“社会相”了。

古人旅行，山轿蹇驴，竹杖芒鞋，时时刻刻都拥在自然的怀抱中，所以感觉最亲切的是自然，体味最深刻的也是自然，游记最好的题材便只有自然风景。现代人的旅行却不同了，凭借轮船火车的便利，走遍各地各国的都市；而在大都会中，人的活动常淹没了自然，于是“社会相”又代替了自然风景成为游记最好的题材。这是古今游记两种不同的趋向，也是游记题材两个不同的“面谱”。^①

这段话虽然不尽完备，但是指出了两个有价值的变化：从“自然相”到“社会相”，从古典交通工具到现代交通工具。古代中国人对行旅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心志，“不行”与“行”始终是矛盾的两极。但总体上看，重乡土的民族性格抑制了行旅活动的发生规模和频率。现代行旅方式和交通工具的出现是行旅大规模发生的重要条件，大批域外出游在晚清开始，近代的轮船火车让人们可以辗转抵达欧美，出行的人员主要有官方使团、留学生、海外劳工和侨胞、个人旅行者等等。作为行旅形式之一的旅游，需要社会和政局的相对稳定，所以国内旅游在动荡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不普遍的，在1919年以后，现代游览活动就很具规模了，出现了将旅行社和现代交通联合起来招揽游客的营商手段；战争时期的行旅则是以迁徙、流亡、逃难等形式为主的。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的出行方式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轮船等交通工具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成为出国的必然选择。至于游记的内容，描述对象从“自然相”到“社会相”的选择更替确实存在，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这两个变化当作所有题材类型或将

^① 举岱：《游记选·题记》，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版。

它们归结为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就会遮蔽了游记的深刻体验和功能，因为游记内容的现代裂变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以晚清这个起点为例，用跨文化的视野来看，从斌椿的《乘槎笔记》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相隔近半个世纪的游记的变化所展示的并不是单一的由“自然相”向“社会相”的转换，也不是与之相关的两种价值尺度的简单迭替或取舍，而是华夏民族心理在新的时代状况下所呈现出的变化，是反映社会观念变迁的一系列文字景观，“相”的不同只是一种不能涵盖所有题材的表象。游记的转型正是在晚清域外游记兴起的过程中发生的，因为在这个时期，游记里体现出中华文化共同体和西方、东方先进文化形态之间的多重文化认证矛盾，通过注视者、叙述者和阅读者的集体行为，初步构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和对中国社会的重塑，所以，晚清时期是考察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游记的必然起始时段。此时知识分子的眼界的拓展和游记的思想意识的提升，固然是由于在行旅中见识逐渐增长，但是这一嬗变更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域外游记在特殊语境下所特有的文化转换功能、语体—文体变异功能，以及由此而生的现代意识。这些功能和意识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发生并错综复杂地发展，进而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域内游记而言，文化跨度在国内小范围发生，产生的文化反应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在20世纪，随着时局和文化的变迁，国内游记在特殊的文化语境里渐渐呈现了带有时代特征的面貌和特质，比如流亡迁徙中的游记。就“游”而“记”之本性而言，游动的形式和游移的身份对游记内涵的影响，域内与域外并无二致。

游记的内部结构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游踪、游感、游观等游记构成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和游记语体的不同表现形态，不但显示了辨体研究的更深层的文化意蕴，还和游记的分流和文体的变化有一定关系。辨体是对作品类型、体裁的辨认和识别，因为语体在文章体式占有核心地位，所以语言体式与文章体式是辨析的重点。游记素有文学和地理学的双重文体特征，但是在晚清到“五四”这段时期，游记超越了特定文学体裁在结构体制方面的限制，突破了固有的语体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和散文变革相互影响，并和行

踪——文化的“越界”密不可分。从龚自珍到梁启超，他们所致力
的散文变革影响了游记的体式，而游记尤其是域外游记经过地域、族
裔、文化的位移而产生的体式变化又更深刻地影响了散文的模式。甚
至可以说，人们熟知的 19 世纪的政论文体，20 世纪的消息、通讯、
报告文学等文体，无一不与游记有或隐或显的关系，同时，日趋开放
的旅行心态以及近现代报刊的发生发展和这些纪游日记的写作模式和
传播也有所关联，游记在社会观念、作者成长、文体领域等方面都起
到了特殊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研究，跨文化的视野是必要的
立足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跨文化不但指中华文化共同体与异
域、异族文化的凝视和对话，也指中华文化共同体内区域文化的差异
和摩擦。

近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对发生时段的
考虑，已经从“五四”前提前到晚清。我们可以相信，游记不是
简单地记载见闻的文学样式，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在
观念、主体和文体上都起到了准备和促进的作用，因此，从游记的角
度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完全可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
考，为什么游记这种文体可以负载这样的功能？是否在它内部具有更
多的值得关注的特质？只有理清游记在现代文学场域内的运动轨迹，
发现游记与现代文学发展、社会思想变迁的复杂关系，揭示行旅者身
份的独特意味，才能对游记的价值给予重新认定，并为现代文学的发
生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无疑，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二 游记概念界定

游记这种文体的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而且“游记文学”、“游
记散文”、“山水游记”、“旅游文学”等等相似概念常常不加区别地
出现^①，所以对本书将要使用到的相关概念有必要先做一个界定。

^① 对于“游记”概念的不统一现象和各种代表性表述，大多集中在古代游记研究范
畴，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故从略言之，相关研究可参见贾鸿雁所著《中国游记文献研
究》的“游记文献的概念”一节。

1. 游；旅游；行旅

在本书行文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三个词，尤其是“游”和“行旅”，常会交替出现。

游，《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旌旗之流也”，是旌旗随风飘荡，像水流动一样的意思。《辞海》里“游”的第一字义中就有“流动”的义项，另有游泳、虚浮不定等。第二字义与游记的“游”就很接近了，六个义项分别是：行走，《礼记·曲记上》：“游毋倨”；游玩，游览，《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游历，《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交游，往来，《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游荡，《书·大禹谟》：“罔游于逸”；逍遥，优游，《庄子·大宗师》：“彼，游方之外者也。”^①除了交游、往来之外，其余五个义项均与游记的“游”有关。“游”的概念是非常丰富的，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里更认为：“游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思辨物，它体现于游戏、游旅、游艺、游心、游观、游学、游仙等各种活动中，也与社会上的游民、游士、游侠、流氓、游娼等等人士有关。”^②本书所要研究的游记之“游”，不属于这类泛概念的“游”，而是包含了行走、游玩、游历、游荡等意义的“游”，是一个动词，表示了物理空间的位移。虽然“神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种精神上的游历，但是从近现代游记的文体属性出发，还是应当注重发生具体位移的物理空间的存在，所以“神游”不属于本书的行旅范畴。

《正字通》说“游，自适也”，就是说游要有自身的享受。《论语·学而》里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是说既要获得技艺，又要有审美的愉悦，在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时掌握身心的自由。所以，“游”是可能有审美的意味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此，“游”一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是审美的活动，如游玩、游览；二是功利的活动，如迁徙的行走、求学的远游等。在中国古代，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把“游览”看作是和“行旅”完全不同的纯审美活动，目的不合审美了，走得再远也算不得出游（二者的关系，详见“行旅体验的现代转型”一节）。

“旅行”和“旅游”基本同义，它们的概念也出现过审美和功利分裂的两极，谢彦君的《基础旅游学》中说：“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审美和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①但现实生活中非审美目的旅游也不少，如商旅、出使、求学、探亲等，所以，目前通行的概念，是把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同公务、商务旅行等等出远门的行为都称作旅游，不拘泥于审美目的。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二者也通，“旅行，也称旅游，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作家在旅行中接触外国文学、外国社会和外国风土人情，然后以这些题材撰文介绍或创作文学作品，对国际文学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②。从字面上看，“旅游”偏于游玩，“旅行”包括“旅游”，审美和功利目的都能包含在内，比“旅游”的内涵稍宽。

“行旅”一词在古代和“游览”是两个概念，它是困顿于尘世的活动，不是享受生命的，目的不审美，还可能会有艰难险阻，谢瞻《答谢灵运诗》言：“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但是从现代词义来看，“行旅”就是出行、旅行的意思，很显然，它包括了旅游，也包括了其他目的的出行，同时又排除了神游、卧游等概念，是最符合游记之“游”的实际意义的。

在本书中谈到出行的过程主要使用“行旅”这个词，采用的是现代的概念，有时也会使用“游”，因为有些近距离的出行，比如附近游园等活动，用“行旅”有些不恰当，就用“游”来表述。

^①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② 王先霭、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6页。

2. 游记；旅游文学；游的文学

游记文体概念众多，目前尚有一些研究者在争论游记定义的各项要素，而且没有定论，但是基本上散文文体以及游程、见闻、观感等基本要素是不可少的，内容上也以记录沿途所见所闻为主。游记定义的几种代表观点，有的以散文角度为主的，如臧新、沈新林认为：“游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门类，是地理与文学的结合体。具体地说，游记是以描摹山水名胜、记叙游踪风情为内容的散文。它必须具备地理因素和文学色彩。所谓地理因素，是指作品中一定要涉及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包括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地形地貌、游览线索等。这可以区别一般的散文。所谓文学色彩，是指作品不是纯客观地模山范水，而是进行文学性的描绘，景中有情，事中有理，或者通过山水描摹，透露出作家的思想境界，感情流向。这可以区别一般的地理书。”^①另有一些观点认为游记包括其他体裁，比如朱德发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有游记性质的诗歌、小说、辞赋都可以归为游记文学，属于纪游文学的范畴；还有一些所谓“山水游记”，是专指以模山范水为主要内容的游记。但是事实上，很多游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未必有很大文学性，如果强制用文学色彩挟定，或限制内容只能是山水风景，都不利于游记的发展。再者，游记从体裁上讲是属于纪实性的散文，有虚构成分的小说、纪游的诗赋，严格说都不是游记，例如《老残游记》就是游记体的小说，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关于游记的性质，本书也赞同这种游记定义：“游记是旅行者离开本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体验另一种文化空间的记录，是旅行者主体文化与所达地客体文化互相比较和交流的产物，它不只讲述了旅行者私人的事实，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社会性的文化反应。”^②这一观点认为游记兼有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两重特质，便于我们把游记置于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下，以阐明游记作为文化中

^① 臧新、沈新林：《古代游记发展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尹德翔：《跨文化旅行研究对游记文学研究的启迪》，《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11期。

动态的文学文本的特殊性。

旅游文学是近十余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研究者多为旅游学领域内人士。有关旅游文学的范畴，基本上被认定为是大于游记的，游记是旅游文学的一部分。早年旅游文学的界限不明，基本上和游记没有区别，如1983年的《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认为旅游文学就是游记文学。90年代后期旅游文学成为地理学、旅游学研究热点，它的定义逐渐严谨，范畴也有所扩充，被认为是以旅游为题材的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在内的文学的总称。近年来兴起的旅游文学热潮更带动了从旅游角度出发的对游记的研究。主要专著有冯乃康主编的《中国旅游文学论稿》^①，冯乃康编著、夏林根主编的《旅游文学概论》^②，韩荔华的《中国旅游文学与语言研究论丛》^③，喻学才的《中国旅游文化传统》^④等等。论文有陈涛的《旅游文学：现代的理论阐释》、陶新民的《旅游 目游 神游——山水旅游文学试论》、徐治平的《旅游散文的类型及审美功能》、周靖波的《论郭沫若的旅游文学创作》、蒋益的《论旅游文学的特征》、金颖若的《试论中国旅游文学的含义和范围》、谢明德的《生命的风景——旅游文学的定义、鸟瞰及其他》等等（数量众多，具体发表信息不再一一注释）。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量的有关旅游文学的论文，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旅游学科研究，从旅游学的角度谈与旅游有关的文学，另一类里涉及的旅游文学概念其实是“游记”或“纪游文学”概念的替身，文学研究比重较大，和传统的游记研究区别不明显，研究者也多是属于文学专业的。但是对前者而言，这些著作属于旅游学学科，所以研究对象的范畴和文学视野里的游记是不一致的。在比较规范的界定中，有从特征上定义旅游文学的观点的，如“旅游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有四：一为勾画行踪；二为状物；三为考察比较分析，以求所见者真，所闻者实；四为审美，以作者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感染和引导读

① 冯乃康主编：《中国旅游文学论稿》，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冯乃康编、夏林根主编：《旅游文学概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韩荔华：《中国旅游文学与语言研究论丛》（一），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者。因此，凡具纪游、状物、探究、审美四特征的文学作品均应归入旅游文学的范畴”^①。从类型上定义旅游文学的代表观点有：“中国旅游文学由这样几大宗构成：头一宗是直接构成旅游吸引物或吸引因素的文学作品，这是文学与旅游资源的结合；再一宗是以旅游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这是文学与旅游主体的结合；第三宗是旅游业务、旅游服务类文学作品，这是文学与旅游业的结合。”^②这个定义应该说是很全面的，对旅游文学各个方面的来源都进行了总结，充分表明旅游文学是一个内涵非常宽广、有丰富包蕴性的概念。所以，旅游文学不全是游记，游记只是旅游文学的一个方面，是涵盖在“旅游文学”这个极宽泛的概念之下的，游记以文学的身份成为旅游活动里的一种文化行为，一个狭义范畴。

“游的文学”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概念，即一切与“游”发生直接关系的文学，写“游”的诗歌、小说、散文、辞赋都属于“游的文学”。它的概念大于旅游文学，因为旅游只是“游”的一个类型而已。

本书所研究的游记，主要是以散文体裁写作、描写真实行旅见闻感受的作品，基本不包括虚构的作品，但是会因为研究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引用一些其他体裁的纪游作品，例如纪游诗赋、小说等。

三 研究现状

游记在历来的文学史里都未获得特别的重视，通常位列散文之中，模糊地呈现出散文之一种的面目，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章正宗，最多是属于小品或杂著。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游记，虽然数量巨大，对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化变迁产生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域内是近乎缺席的。如我们通常所见，在现代文学史里关于游记的写作概况大都在某个时期的散文发展流程之后出现，只占据两三段篇幅。与此相应的，对游记的研究就不如小说或

^① 蒋益：《论旅游文学的特征》，《长沙大学学报》1998年3月。

^② 金颖若：《试论中国旅游文学的含义和范围》，《贵州民族学院》1997年第2期。

诗歌研究那么深入、充分，而且独立研究很少。

晚清以前的游记得益于唐宋散文的繁盛，传统游记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柳宗元、陆游、苏轼等散文大家都在游历间写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所以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游记的成果是相对丰富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游记的起源与发展、作家个案研究等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游记研究已然涉及了游记的多重文类特质，将游记视为文学作品和地理文献两种性质兼备的文本。如王立群在《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一书里提出，中国古代游记可以按照山水描写与游踪记写的多少划分为文学游记与舆地游记两类，划分标准是山水描写和舆地知识的孰重孰轻，根据文学性的山水描写成分的依次递减，可分为文学游记、舆地游记与舆地之文^①。这种跨语体的划分方式对清以后的游记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1. 晚清及以后游记研究

从文学范畴内而言，晚清以后游记的专门研究并不丰富，大部分是依附于散文研究或报告文学研究的。专门文学史的出现首先填补了宏观研究的空白，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②重申现代纪游“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学体裁”，对“现代纪游”的范畴进行了理论规范，这部书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纪游性的文学，不仅仅限于游记，指出纪游的四种基本要素是游踪、风貌、观感、载体，更重要的是，作者用文学史的轮廓摹写了现代文学30年间的纪游文学，划分为黎明期（1917—1927）、发展期（1927—1937）、转折期（1937—1949）三个时期，各个时期以代表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为每章节主要内容。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也是一部游记文学专门史，不同的是，这是一部中国游记“通史”，从游记诞生的魏晋时期一直写到当代游记，作者认为，游记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各代、各类游记选本、译注都很丰富，但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所以专门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不但填补了学术空白，并且对游记研究、文学研

^①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② 朱德发：《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

究、文化研究和游记创作都很有意义。这部中国游记“通史”历数中国游记发生、成熟、升华、转折的历程，而且在史论中夹杂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有柳宗元游记专章、苏轼游记专章、徐霞客游记专章，又有笔记体与日记体游记专章。在晚清部分，“古典游记文学的衰变轨迹”、“近代旅外游记”两节首次勾勒了古典游记的现代转型轨迹，这在现有研究里是不多见的。在现代部分，文学史主要以白话体游记为主，列举了旅外游记、“人生派”游记、“艺术派”游记和女性作家群的游记几个类型，专列了朱自清和郁达夫两个个案。

现代游记的研究基调始终保持着文学史的叙述方式，除了游记史类的专著外，还有一些论文。例如王兆胜的《论20世纪中国纪游散文》，作者认为现代纪游散文继承了中国古代纪游散文的优良传统，突破了山水写景抒怀传统，以现代意识烛照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复杂内容，“为了个人、家庭、民族、国家和人类不停地漂泊、流浪、歌吟、寻找和追求着，这是20世纪中国纪游散文演进的基本精神线索”^①。

现代作家写作游记的个案及群体研究比较普遍。游记写作的要求不高，上到名家、下至孩童，提笔都可以写上几篇，从文学审美角度而言，佳作并不多，所以研究对象仍是现代知名作家的作品，较多的有冰心、朱自清、郁达夫、瞿秋白、苏雪林等人的游记，其中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因为具有较明显的报告文学的性质，所以常常是游记和报告文学两类研究所共同选取的对象。这类文章有郭丽的《苏雪林青岛游记略评》^②、朱慧玲的《现代才子气与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创作》^③、林莹的《郁达夫游记个人话语探寻》^④等等。包晓玲的《中国现代旅外游记的文化心态》^⑤一文，注意到了现代作

① 王兆胜：《论20世纪中国纪游散文》，《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郭丽：《苏雪林青岛游记略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③ 朱慧玲：《现代才子气与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创作》，《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④ 林莹：《郁达夫游记个人话语探寻》，《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

⑤ 包晓玲：《中国现代旅外游记的文化心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